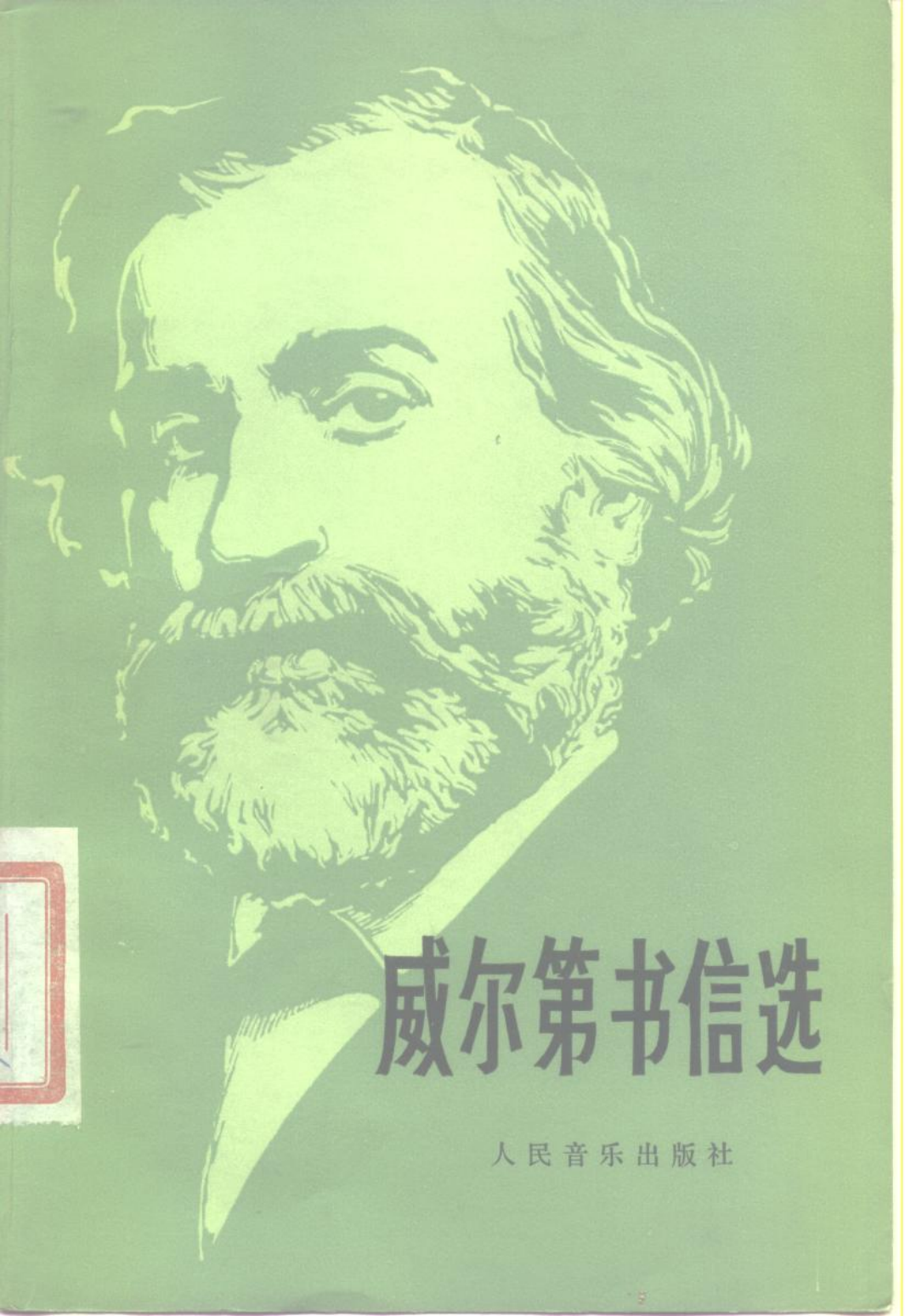




威尔第书信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

K835.465.7/1

威尔第书信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李季芳 陈登颐 高士彦译

2545/10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699817

威尔第书信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李季芳 陈登颐 高士彦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0千文字 5印张

197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辽宁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书号：8026·3506 定价：0.64元



威尔第，1872年（油画） E·费利克斯作

目 次

威尔第书信	1
注 释	115
附：威尔第自传	134
威尔第生平简介	144
威尔第作品目录	146
编后记	149

1. 致卡坡尼—弗尔克托^①

亲爱的卡坡尼：*

事情不是发生在 1833 年，而是在 1832 年 6 月（那时我还不满十九岁）。当时，我向米兰音乐学院呈递了一份申请书，请求作为自费生入学。此外，我在音乐学院经过了一场入学考试，呈交了我的一些音乐作品，并且在巴西里、皮安塔尼达、安哲雷利等人的面前弹奏了一首钢琴乐曲。其他出席的人中，有年老的罗拉；我在布塞托的老师费迪南多·普罗维西曾经将我介绍给他。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去拜见罗拉。他对我说：“请你忘记音乐学院罢。在城里选择一位老师。我推荐拉维那或奈格利。”

此后，我再也没有从音乐学院听到任何消息。没有人对我的申请给与回答。无论在考试以前或以后，没有人对我说过有关的决定。至于巴西里的裁决（像费提斯所报道的那样），我当时也一无所闻。

这是全部事实。

因为你忙，我匆匆地将这封信写得简略。虽然如此，我业已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我的妻子向你致谢并问好，而我热烈地和你握手。

威尔第

1880年10月13日

* 本书中若干书信没有收信人的称呼和威尔第本人署名，中译本均按原样，不作增删。——中译者注

2. 致皮耶特罗·马西尼

亲爱的朋友：

昨天，歌剧院主持人终于来到。我没有等待介绍，立即以委员会的名义求见。但是，他回答我说，一部新的歌剧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因此他不能冒上演新歌剧的风险。起初，我以为这一切无非是装腔作势，为的是使人们对他有奉承。可是，无论我讲什么，我都不能说动他来就这件事进行商量；而他的答复始终一样。如果我不是第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我一定会认为事前有仇人在他面前对我中伤。然而，这不可能。在沮丧和忿怒的情绪下，我只好回家；连一线的希望也没有了。

可怜的青年们！假如从来得不到一丝一毫的鼓舞，那么，工作和学习有什么用处？告诉我，你能否和梅勒里谈谈，看看能不能在米兰某个剧院为我的作品安排一次演出？请告诉他，我希望将总谱交给知名的艺术家们审阅。如果他们摒弃这部歌剧，就不必上演。这样，你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了。你或许能帮助我摆脱困境，而我对你终生感激。此外，也请和皮亚扎联系一下，将这件事情告诉他。我将在离布塞托不远的波尔果·圣多尼诺等待你的回信。

我热情地和你拥抱。我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

威尔第

1837年，于米兰

3. 致安东尼奥·巴勒吉^①

我阅读了关于修建剧院的计划。我要用我一贯的坦白态度来告诉您，我对它并不重视。仅仅由于我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或者我所写的一封私信，就将整个事情加以渲染，并且将我的名字和当局搅在一起，这实在是不够妥当的。世界上人们到处建筑剧场，而事前没有找到任何人来为它的开幕进行创作和演唱。在这点上，如果布塞托比起其它地方来条件更好，应当加以利用，但不应当对它有所依赖。我并非食言。然而，您知道，在1847年里我必须为那不勒斯和发行人鲁卡创作两部歌剧。我不是铁打的人，不可能胜任更多的工作。至于那两位歌手，我能代他们许诺什么呢？我曾经对您的兄弟们一字不差地说过：“我们正好有请到弗勒佐里妮和坡吉的可能。”在一时的热情之下（我承认，我那时对修建剧院这一想法感觉兴趣），我高兴地说了这句话。这是由于除了我和这两位艺术家的友谊以外，当我前次和弗勒佐里妮告别时，她说：“今年秋季我们要休息一下。您来，和我们一起在乡下消磨两周；然后，我们到布塞托拜访，在那里为穷苦的人作一次募捐演出。”我回答说：“您说过算数。不过，今年不行，因为我没有家。因此我盼望明年您一定光临勿误。”但是，假如在布塞托剧院开幕的那年，弗勒佐里妮业已有一个合同在手（这意味着四、五万法郎），那么，谁能那样糊涂，以至于建议她到布塞托来免费演唱呢？……

我再说一次，在他们的申请书里根本不当提到我的名字。尤其是因为这样一来，显得我热中于将剧院用我的名字命名并且

在那里将自己的半身像竖立；而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从经验里知道，只要我有此可能，我是多么坚决地和沽名钓誉进行斗争的。

请避免将该计划送来签署，作为我对他们的保证。不然，我届时就要回答说，仅仅在两三万法郎这个数字的旁边写上我的名字，是我现在的习惯。

威 尔 第

1845年6月，于米兰

4. 致费里契·瓦莱齐

前寄两信，每一次都附上《麦克白》中的几段音乐，迄今未见复示，令我诧异。

现在请收下最后一段。你需要把它交给抄谱人，让他尽可能抄大些，读来显得方便。整个声部目前都在你处了。建议你在抵达佛罗伦萨以前唱好它，以便到达后立即能够投入排练。最末一场，我对你寄与厚望。这里有D $\flat$ 调柔板，必须细致处理——悦耳又带激情。在间奏曲中有这样一段词：“la vita! Che importa! E il racconto di un povero idiota. Vento e suono che nulla dinota。”（生活！它算得什么！是不幸的精神失常者的故事，是空虚的音响和飘拂的阵风。）请你要竭尽讥刺、轻蔑之能事地把它唱出来。如果歌唱时能够自觉地处理动作，你在麦克白去世一场就能十分突出。你充分了解，麦克白的死，不能象艾格达尔和杰那洛^①一样……因此需要用新手法表演死的一场。让死亡成为激情的，甚至超过激情，让它成为骇人听闻的。整场戏应该在低声吟唱中进行（最末两句除外），同时由感情奔放的动

作（这时唱“Vil corona”〔不幸的王位〕和“Sol perte”〔只是为了你〕）加以充分衬托。你（不言自明）是匍匐在地，但唱这最后两句时，你站了起来，几乎是全身探直，这样将获得最大的效果。

再见。尽快来佛罗伦萨，带着背熟的声部。

1847年2月4日

5. 致克拉拉·玛斐伊

我们高兴，高兴的是今天阳光微露。幸福的阳光啊！我们的意大利也是幸福的，那儿的阳光多么温暖，多么美好！此地^①当然很好，令人惊异，并且正如大家所说的，是世界第一城市，但是气候败坏了一切。我特别受不了这气候，烟、雾和煤烟味都不能习惯，加上我的健康情况也不佳。歌剧何时上演，未能奉告，因为始终不能完稿。但是，它下月中旬大致将登上舞台，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伦敦。

我引以自慰的念头是，去巴黎，在那儿安逸地生活若干时日，摆脱一切烦恼。打算不见任何经理人和出版商；决定不写意大利歌剧，并且不能和不该为 Opéra^② 动笔；这家剧院处于难以置信的倒退境地，任何作曲家在这种困难情况下都难以讨好。再说，我也感到绝对需要休养生息。《麦克白》和这些《强盗》费我心机，超过了我体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如果能设法和鲁卡^③商妥，让我在今冬休息一番，我一定要善加利用。

林德^④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她演天真的角色，比演悲剧人物更高一筹；演梦游病人^⑤比演诺尔玛^⑥更妙；而且她在任何体裁的歌剧中都表露出巨大的天才。

1847年6月27日，于伦敦

6. 致克拉拉·玛斐伊

希望你们克卢佐内^①不像这里一般寒冷：今天早晨（您想像一下！）我这儿生上火了。

如果你不与外人道，我就向你承认，我不喜欢巴黎，对街心林荫大道感到嫌恶之至。你在那儿会遇到朋友、敌人、僧侣、修士、士兵、暗探、乞丐——总之，各色人等都有一些，而我是尽可能始终加以回避。知道这样做一定显得古怪，但我不能有其他表示！……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喜爱巴黎，这便是，身处喧闹气氛之中，我却感到自己仿佛在旷野地带。谁也不注意我，谁也不用手指向我指指点点；而只会见我的脚本作者^②、两个真正算得上人物的人。我吩咐看门人对大家说我出城去了，从而享受到我在地球上任何国家里从未享受到的自由。昨晚去 Opéra，乏味之至，但舞台调度令人惊异，演的是阿列维的《西道夫卡》。

在拼命地写，歌剧必须在十一月间上演。健康情况良好，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工作并不使我感到苦恼……

忘了告诉您，戏剧季节昨天在 Opéra 开始。戏演得有条有理，但是我不很喜欢：布景装置太过份了。意大利小城市里的一些新剧合我心意，它们高度地纯朴和优美。

“历史剧院”上演仲马^③的戏，给大家以深刻的印象，我也很喜爱。其中可以找到重大的不足之处，但也有绝大的优点——请那些如此反对《巴黎吝啬鬼》^④的诸公原谅，这出戏在这里也大受欢迎。其他剧院里成就不大。再次向您道别。

1847年9月6日，于巴黎

7. 致卡维那将军与巴斯蒂德部长

先生们：

适才收到8月4日由米兰发来的消息。准备工作正在完成，以备进行殊死抵抗。拉德茨基将军（奥地利将军——中译者注）的宣言完全说明了伦巴迪亚居民的未来命运。他们将高呼“意大利万岁”而死，——同时，他们的目光却转向能给他们以高贵的支援的法国；这是他们沉着而有信心地等待着的支援。他们决不能将记忆中的路易-非力普时代的法国与今天他们所感觉到的法兰西共和国混为一谈。

先生们，你们能眼见这样高尚和这样不幸的人民殉国的景象，而继续无动于衷么？在你们的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对你们一再表示同情、对你们的援助将永远感激的人民，现在对你们如同对兄弟发出呼吁。一分一秒的稽延将决定数以千计的牺牲者的命运！对意大利的自由来说，一时片刻的损失也足以使欧洲的暴政得势！如果法兰西继续犹豫不决，那么，对法兰西本身、对我们、对全世界来说，诸如民族独立与人类进步等等伟大口号，不如从来不说的好！它的踌躇将成为更大的耻辱；虽然不致危害自由事业，但能挫伤许多人的斗志，而且将招致不少的相互责难。

先生们！此时此刻，重大的责任业已落到你们的肩上。他们谈论英国；然而，对英国在撇开法国而且在反对法国的情况下正在和奥地利进行协商的这一事实，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谈论金钱；然而，他们似乎不知道伦巴迪亚-威尼斯王国对奥地利来说是取之不尽的金矿；而对自由事业来说，也同样可能成为用之不竭

的财源。他们谈什么欧洲大战，却忘记了战争业已存在；而且它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之间的战争！他们避而不谈的是正义和真理以及新的欧洲；然而，只有它，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朋友啊！

不，你们不必搞无聊的政治权谋，不必玩弄陈腐的外交手段了！既然一切高尚和自由的人们的联盟业已实现，你们现在不必再谈什么你们和（其它）内阁的联盟了。

不要让那些因遭受苦难而变得疯狂的人似乎有理由地发出这样的呼号罢：“对法兰西的诺言怀有信心的人民，是不幸的！”

伦巴迪亚临时政府成员A. 桂利耶利、A. 阿雷阿尔第、威尼斯临时政府大使托姆·加尔、S. 特利弗尔吉、G. 卡尔卡诺、A. 莫拉、F. 孚勒斯提、G. 威尔第、费拉培里、德·菲里比。

1848年8月8日，于巴黎

8. 致克拉拉·玛斐伊

来信使我欣慰异常——我正在苦于设想您的遭遇。^① 现在既然很快就知道您还健在，我就宽心了。您打算了解法国对意大利局势的看法？老天爷，您问我些什么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再加上，意大利统一的思想吓坏了当权的下流小人。法国显然不会以武装干涉支持我们，除非出现了某种难以预料的事件迫使它违反本愿行事。法英外交干涉对法国来说，只是非法而可耻，对我们来说，是有害。事实上，干涉倾向于使奥地利放弃伦巴迪亚而满足于一个威尼斯省。假定奥地利决定放弃伦巴迪亚（它

的确仿佛在打算离开，但离去以前一定会破坏和烧毁一切），那末，又给我们意大利多留下了一桩耻辱。不，不，不，不能寄望于法国和英国；至于我，如果还寄望于谁的话，那末……你知道，我寄望于谁吗？奥地利，奥地利本国的混乱。那里一定会发生某种严重事件，假如我们善于利用时机，进行战争（战争是必要的）——争取独立的战争——，意大利还是能够自由的。但是必然要老天使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国王和外国人。

各类党派的意大利人都来到了这里，昨天是托玛采欧^②，今天是庇乔基^③。他们一无所得，看来也难以相信他们还寄望于法国。总之，法国并不希望看到意大利人民取得独立。

以上便是我的观点，请您不必加以重视，因为，正如您所了解的，我不懂政治。顺带说说，法国也处于无从摆脱的困境。因五月和六月间的事件而进行的审讯是现有案件中最琐碎而又不足道的。真是可怜的小人时代！任何事情里，甚至在犯罪行为里都没有豪气。我认为，新的革命无可避免；到处闻到这种气息。新的革命将使这不幸的共和国受难。盼望事情能不发生，但是有十足的理由为此担忧。

卡尔卡诺^④已经在瑞士，可能你们已会过面。埃曼努艾尔^⑤来信说他不能再留在米兰，大概明后天将来此地。

1848年8月24日，于巴黎

9. 致克拉拉·玛斐伊

关于我们可怜的意大利，不知道写些什么告慰于你！你是幸福的，如果仍旧抱着某种希望；我则不抱任何希望。

从所有这些外交阴谋和延长停战期当中能够期待些什么呢？^① 停战期满，已经是冬天了，那时候人们会说：“冬天里难以有何行动。”与此同时，伦巴迪亚将成为一片荒野，变为废墟。然后人们会说，对于缺少任何物质手段的百姓说来，除接受奥地利政府的慈祥关怀以外，再没有更幸福的出路了。主保佑他们！……

昨天议会里针对意大利事件向政府提出质问。打算了解情况：谈判处于何种形势，发展进程如何。卡维那^②像基佐^③一样地回答说——他不能，也不打算谈。

请看如此共和国！……

1843年10月3日，于巴黎

10. 致朱塞佩·马志尼^①

我现在给您寄上这首歌曲。虽然寄迟了一些，但是，我希望它及时到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我尽量设法做到通俗易懂。无论怎样处理，由您决定。假如您认为它没有价值，无妨烧掉。如果决定发表，请诗人将少数单词以及第二和第三诗节的前端加以更改。〔……〕我也能就歌词的原样配制音乐。可是，那样一来，音乐就难于歌唱，就不能完全为群众所欢迎；而我们原来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了。

但愿不久在伦巴迪亚的平原上，在大炮的音乐中唱出这首歌曲。

请您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威 尔 第

1848年10月18日，于巴黎

11. 致萨尔瓦多·卡玛拉诺

亲爱的卡玛拉诺：

前寄一信，说明已收到第三幕^①，并且请您为女主角添写一场；我一直在候复，等待您赐与友好的帮助。如果您未收到上述一信，我在这里复述一下我的要求。因为，在我看来，女声部的分量不如其他两个声部，我希望您在“死之合唱”以后添上大段激情的宣叙调，其中表现出爱情和绝望，这时候已经了解到阿列戈必然死亡、危机在即等等……出色的宣叙调以后，让丈夫突然出现，然后是出色的、热情的小二重唱，再让父亲为儿子祝福，诸如此类等等……

期待您给与一个最后的小小帮助。第二幕结尾处，在

Infamal e maledetti

Voi sarete in ogni eta

自此以后，你将永世

蒙羞，遭受诅咒

这句以前，我希望有（总共）四行供阿列戈和洛朗多唱的词。最好能强调结尾前片断的重要性，我不愿在这地方采用重复歌词的办法。希望这几行词坚强有力，表达出如下的意念：终有一天，后辈满怀恐惧，不愿承受你的名位，等等……然后便是上述

Infamati e maledetti……

这一句。

如果能够立即写出寄下，将使我不胜欣慰，因为时间紧迫。再提供我一个男高音（只是你休要吃惊！……），我需要重唱表

演中再添一个声部；比如，在您看来，能否在重唱中加一个阿列戈的卫士？我认为，这样一名卫士也能添在结尾的地方！……例如，他能在阿列戈受伤时上前扶持。——这点也请示复。

知道你们正在排练《麦克白》，因为这是我最关心的一部歌剧，请容许我略谈几句。麦克白夫人一角托付给塔多里尼，我十分奇怪的是，她会同意扮演。您知道，我是何等样地尊重塔多里尼，她自己也知道这点；但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我认为必须提出几点意见。塔多里尼演这角色，是好得过份了。这当然令你听来觉得荒谬！……塔多里尼容貌美而善良，而我希望看到麦克白夫人既丑且恶，塔多里尼歌喉运用自如，而我希望麦克白夫人根本不唱。塔多里尼嗓音迷人、清亮有力，而我希望麦克白夫人嗓音尖厉、阴郁。塔多里尼的嗓音中有某种天使般的成份，而我希望麦克白夫人的嗓音中有某种魔鬼般的成份。您把这些意见告诉经理处和名家梅尔卡当台^②，他将比任何人更赞同我的主张，还请告诉塔多里尼本人，最后，就根据自己的明智，做您认为最正确的事吧。

预先说一句，歌剧中最重要的关键有二：夫人和丈夫的二重唱和梦游一场。如果这些关键有失，歌剧就要垮台。这两段无论如何不应该采用咏唱手法，

必须用表演和朗诵加以表达，

嗓音很阴郁、

低沉，否则

就不可能有效果。

乐队要减弱音器。

舞台上十分阴暗。